

《佛在人間》

第一章、佛在人間

(pp.1-15)

厚觀法師編於 2010.12.23
釋開仁略修於 2015.09.17

壹、釋尊小史

〔壹〕釋尊之誕生

我們的大師釋迦牟尼佛，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個四月八日，誕生在中印度迦毘羅國的釋迦族。父王叫淨飯，是迦毘羅的國王。母后摩耶夫人，在東向拘利城歸寧¹的途中，在他母親的別墅嵐毘尼園裡，誕生了太子。

這大喜的消息，立刻引起了大自然的狂歡：枝頭的小鳥，唱起和平之曲；花朵也更嫵媚了。充滿生意的春風，把這大喜的消息，傳遍了迦毘羅，傳遍了恆河兩岸，一直到全世界。此時、此地、此人，將永遠成為人間的光榮，受著人們的歌讚與崇拜。

〔貳〕幼少時與出家前之釋尊

釋尊不但生在高貴的王族，還生著端嚴的相貌，這在當時印度人的眼中，他無疑是未來人間的領導者，一切的利益，都要在他手上完成。因此，釋尊幼時，(p.2)就被稱為「悉達多」²。

七八歲時，他開始入學，也曾學過軍事；在競婚時，曾表現了體力的優越。他在王宮甜蜜的物質享受中，滋長了一顆人生可痛、眾生可憫的心靈。眾生的自相殘殺，身世的渺茫，這現實的苦痛，警覺了他，使他不願留戀這優美的王宮，不能漠視這慘酷的人間。

〔參〕釋尊出家、苦行

二十五歲³的一個晚上，他堅決的放棄了統治者的地位，離開了王宮，父王與心愛的嬪妃，成為一位一無所有的，真理與自由的追求者。出家以後，為了真理與自由，參訪當時著名的宗教師，過了六年非常刻苦的生活。

〔肆〕放棄苦行，悟道成佛

¹ 歸寧：亦作“歸甯”。亦作“歸寧”。已嫁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五)》，p.378)

² 悉達多：梵名 Siddhārtha，巴利名 Siddhattha。乃釋尊為淨飯王太子時之名。意譯作一切義成、一切事成、財吉、吉財、成利、驗事、驗義。釋尊出生為迦毘羅城淨飯王之長子時，善占相之阿私陀仙人知曉此王子於過去世因諸種善根功德，具備殊勝之相好，能成就一切善事。又曾預言，王子若在家必為轉輪聖王，若出家則成就無上正覺。為表示上述之意義，故命名悉達多。(《佛光大辭典(五)》p.4564.2)

³ 案：此處說「二十五歲出家」，但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則說「二十九歲出家」。參見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1)：「由於外出遊行，見到老年的龍鍾艱苦，病人的病患纏綿，死人的形容變色，而深感人生的無常。在當時解脫的宗教風氣下，二十九(或說「十九」)歲時離家國而去，過著出家的沙門生活，以求得究竟的解脫。」

但事實證明，苦行是徒然的。於是乎他的生活開始轉變，受牧女善生的乳糜⁴；在尼連禪河洗淨了七年來的積垢。到摩竭陀國的菩提伽耶，結跏趺坐，發出堅強的誓願：「我今若不證，無上大菩提，寧可碎是身，終不起此座」⁵！在四十九天中，運用智力、悲力、無限的精進力，從一切障礙中獲得解放，徹底體悟了人生的真諦，成為人間的佛陀。

（伍）釋尊覺悟後，有默然不說法的傳說

釋尊體悟的人生真諦，與實踐的軌則——道，在祭祀生天與苦行解脫的印度時代思潮中，顯然是格格不入⁶。釋尊曾慨歎的說：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？」⁷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！」⁸在「(p.3) 五十七日」⁹的長期思考中，度著獨善的生活。

（陸）釋尊決定為五比丘初轉法輪

最後，決定創設一種適應時代文明，深入而淺出的宗教。但不單是適應，在這適應淺化的裡面，顯示出釋尊的本懷。在波羅奈的施鹿林，開始為五比丘說法，推動了不共世俗的四諦法輪。法輪的精要，正像阿說示說的：「諸法從緣起，是法說緣生，諸法緣

⁴ 糜（ㄇㄟˇ）：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238）

⁵ 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8〈19 詣菩提場品〉：「我今若不證，無上大菩提，寧可碎是身，終不起此座。」（大正3，588a7-8）

⁶ 格格不入：互相抵觸，不相契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989）

⁷ 《大智度論》卷1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63a18-b17）：

復次，佛法深遠，更有佛乃能知。人有信者，雖未作佛，以信力故能入佛法。如梵天王請佛初轉法輪，以偈請佛：「閻浮提先出，多諸不淨法；願開甘露門，當說清淨道！」

佛以偈答：「我法甚難得，能斷諸結使，三有愛著心，是人不能解！」

梵天王白佛：「大德！世界中智，有上、中、下。善濡直心者，易可得度，是人若不聞法者，退墮諸惡難中，譬如水中蓮華，有生有熟，有水中未出者，若不得日光則不能開。佛亦如是，佛以大慈悲憐愍眾生，故為說法。」佛念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三世諸佛法，皆度眾生為說法，我亦應爾。如是思惟竟，受梵天王等諸天請說法。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今開甘露味門，若有信者得歡喜；於諸人中說妙法，非惱他故而為說。」

佛此偈中，不說布施人得歡喜，亦不說多聞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人得歡喜，獨說信人。佛意如是：我第一甚深法微妙，無量無數，不可思議，不動不猗不著，無所得法，非一切智人則不能解。是故佛法中信心為初，信心能入，非布施、持戒、禪定、智慧等能初入佛法。如說偈言：「世間人心動，愛好福果報，而不好福因，求有不求滅。先聞邪見法，心著而深入，我此甚深法，無信云何解？」

⁸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（大正9，9c4-18）：

我始坐道場，觀樹亦經行，於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。我所得智慧，微妙最第一。眾生諸根鈍，著樂癡所盲，如斯之等類，云何而可度？爾時諸梵王，及諸天帝釋、護世四天王，及大自在天，并餘諸天眾，眷屬百千萬，恭敬合掌禮，請我轉法輪。我即自思惟：「若但讚佛乘，眾生沒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；破法不信故，墜於三惡道。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尋念過去佛，所行方便力，我今所得道，亦應說三乘。」

⁹ (1) 《大智度論》卷7〈1 序品〉：「今是釋迦文尼佛，得道後五十七日寂不說法；自言：『我法甚深，難解難知！一切眾生縛著世法，無能解者；不如默然入涅槃樂。』是時，諸菩薩及釋提桓因、梵天王諸天合掌敬禮，請佛為諸眾生初轉法輪。佛時默然受請，後到波羅[木*柰]鹿林中轉法輪。」（大正25，109b27-c4）

(2) 案：《大智度論》說佛得道後五十七日寂不說法，但《妙法蓮華經》則說「三七日」。

及盡，吾佛大師說」。¹⁰

〔柒〕釋尊組織僧團，弘法布教，約有五十年之久

此後，釋尊從事真理的傳布工作，組織僧團。到第六年，加入這和樂自由的僧團者，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人。這樣的教化，約有五十年之久，佛教傳遍了恆河兩岸。

〔捌〕釋尊八十歲時，入大般涅槃

最後，釋尊從摩竭陀到毘舍離，漸漸遊行到拘尸那，受純陀最後的供養，度最後弟子須跋陀羅。在雙林間，為弟子作最後的教誨：「自今已後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法身常在而不滅也！」¹¹八十歲的二月十五日の中夜，釋尊入大般涅槃，結束了一代的教

¹⁰ (1) Vinaya I, p.39: 從因所生的諸法，它們的因，如來已說；它們的滅〔，如來也已說〕。大沙門有如是的教說。

Sp V p.975: 從因所生的諸法：從因所生，即是五蘊；藉此顯示「苦諦」。它們的因，如來已說：它們的因即是「集諦」。這顯示，如來也說了那〔集諦〕。它們的滅：意思是，上述二諦的不生、滅，如來也說了。藉此顯示「滅諦」。於此，雖然道諦未具體地被顯示，但已依方法被顯示（*即推論可知）。的確，說「滅」時，也就說了趨彼〔滅〕之道。或者，在「它們的滅」〔這一句〕中，顯示了它們的「滅」，以及「滅方便」這二諦。

(2) 《大智度論》卷 11 〈1 序品〉（大正 25，136b20-c9）：

是時，佛度迦葉兄弟千人，次遊諸國，到王舍城，頓止竹園。二梵志師聞佛出世，俱入王舍城，欲知消息。爾時，有一比丘，名阿說示（五人之一）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舍利弗見其儀服異容，諸根靜默，就而問言：「汝誰弟子？師是何人？」

答言：「釋種太子厭老、病、死、苦，出家學道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我師也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汝師教授為我說之！」

即答偈曰：「我年既幼稚，學日又初淺，豈能宣至真，廣說如來義！」

舍利弗言：「略說其要！」

爾時，阿說示比丘說此偈言：「諸法因緣生，是法說因緣，是法因緣盡，大師如是說。」

舍利弗聞此偈已，即得初道，還報目連。

目連見其顏色和悅，迎謂之言：「汝得甘露味耶？為我說之！」

舍利弗即為其說向所聞偈。

目連言：「更為重說！」即復為說，亦得初道。

(3) 《大智度論》卷 18（大正 25，192b17-23）：

如佛於四諦中，或說一諦，或二、或三。如馬星比丘為舍利弗說偈：「諸法從緣生，是法緣及盡，我師大聖王，是義如是說。」此偈但說三諦，當知道諦已在中，不相離故；譬如一人犯事，舉家受罪。如是等，名為隨相門。

(4) 相關資料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》卷 2（大正 23，1027c6-7），《四分律》卷 33（大正 22，798c21-23），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6（大正 22，110b17-19）。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（p.222-p.223），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.107-p.109）。

¹¹ 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（大正 12，1112b7-21）：

汝等比丘，勿懷憂惱。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，會而不離，終不可得。自利利人法皆具足，若我久住更無所益，應可度者，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，其未度者，皆亦已作得度因緣。自今已後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。是故當知，世皆無常，會必有離，勿懷憂也。世相如是，當勤精進早求解脫，以智慧明滅諸癡闇。世實危脆無牢強者，我今得滅如除惡病，此是應捨罪惡之物，假名為身，沒在生老病死大海，何有智者得除滅之，如殺怨賊而不歡喜？汝等比丘，常當一心勤求出道，一切世間動不動法，皆是敗壞不安之相。汝等且止，勿得復語，時將欲過，我欲滅度，是我最後之所教誨。

化。「世間眼滅一何¹²疾¹³」！

釋尊的入滅，將永遠遺留在佛弟子內心的深處，悲懷¹⁴戀慕¹⁵，直到人間淨土的完成！

貳、佛陀的身命

（壹）在理智信仰的統一中，才能窺見佛陀之法身與慧命，而奠定堅強的信念

（p.4）佛教是理智的宗教，自然不能離卻這人間的導師轉到玄秘的信仰。但是，單在種姓清淨、相好圓滿、出家、成佛、說法、入滅的形迹¹⁶上建立信仰，也還不能算深刻正確。凡是純正的佛弟子，必須把握佛陀的崇高偉大點，**要窺¹⁷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**，唯有在這即人成佛的佛格上，才能**奠定堅強的信念**。在理智信仰的生命中，去為真理與自由而邁進，完成佛教出現世間的目的。

（貳）佛陀的法身、慧命

佛陀之所以為佛陀，就是佛陀的體性與生命。

一、佛陀的體性——法身——緣起法

（一）法身——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

經上說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¹⁸，這是佛陀的法身。

（二）佛陀因體悟緣起正法，才被稱為佛陀

苦行沙門瞿曇，為什麼被人稱為佛陀？這並不因他是王子出家，修苦行，或者說法，是因他體悟了人生的真諦——緣起正法。

緣起的本質，是說：凡是存在，沒有無因而自然的；沒有常恆的、獨立的；一切的一切，是關係的存在。因關係的和合而現在，因分離而轉化。

佛陀在定慧的實踐中，觀緣起的如幻而證悟緣起的寂滅。具有這樣的正覺內容，才稱為佛。

（三）佛弟子若能在聞思中獲得緣起的正見，就是信解見佛；在定慧實踐中通達緣起就是證悟見佛

那麼，如果我們也能悟解這緣起的寂滅性，就接觸到佛陀的本質，就能正確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。這是佛教的核心，有它的詳細正確的內容，可不許你懸想¹⁹。

¹² 一何：為何，多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37）

¹³ 疾：快速，急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296）

¹⁴ 悲懷：1、悲哀，憂傷。2、憂傷的情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575）

¹⁵ 戀慕：留戀愛慕。亦指留戀愛慕之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801）

¹⁶ 迹（ㄐ一）：跡的異體字。（《教育部異體字字典》，<http://140.111.1.40/yitia/fra/fra04012.htm>）

形蹟：亦作“形跡”。蹤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1115；p.1120）

¹⁷ 窺（ㄎㄨㄞˋ）：看透，覺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476）

¹⁸ 《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[廿/幹]喻經》卷1（大正16，819a20-28）：

慈氏菩薩摩訶薩告舍利子言：「薄伽梵常為苾芻說如此義。若見緣生即見法，若見法即見佛。緣生者，所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。如來說此是為緣生。云何是法？如來略說八支聖道果得涅槃，是名為法。云何是佛？覺悟一切法故，以聖慧眼證於涅槃。見作菩提所學之法，是名為佛。」

¹⁹ 懸想：想象，猜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780）

這裡不(p.5)妨說一個淺顯的比喻：一個龐大的東西，把你我隔在兩邊。這個巨物，本是緣起的和合相，但我們都把它看成實在的。實在，才隔離了你我。假使你我的慧眼，比愛克司光更強，那就能透過這好像實在的巨物，顯發它的真相。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，在這共同的對象上接觸，融成不二；還能互相覲面²⁰相見。這就叫「心心相印」²¹，「與十方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」²²。

凡是佛弟子，能在聽聞思惟中獲得這緣起正法的正見，就是信解見佛。
能在定慧的實踐中通達，就是證悟見佛。

(四) 蓮華色比丘尼先見佛色身；須菩提觀緣起，先見佛法身

從前釋尊在世時，有一次廣大的集會，大家都去見佛。須菩提在山邊考慮，我也去見佛嗎？佛說「見緣起即見佛」，我為什麼不觀察緣起呢？他觀察一切從緣所生，都是無常演變；從無常的觀察中，通達法性空，契入寂滅的聖境。當時釋尊對一個最先見佛的弟子說：你以為先見我嗎？不！「須菩提先見我身」。²³這是佛陀之所以

²⁰ 覲（ㄉㄨㄛˋ ㄩㄥˋ）面：當面，迎面，見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358）

²¹ 心心相印：1、佛教禪宗語。謂不依賴言語，以心互相印證。《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》：「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。印著空即印不成文，印著物即印不成法。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。能印所印俱難契會，故得者少。然心即無心，得即無得。」（大正 48, 382a15-19）
2、調心意非常投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371）

²² 《佛像量度經序》：「直與三世諸佛，同一鼻孔出氣。」（大正 21, 938a16-17）

²³ (1)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8〈36 聽法品〉（大正 2, 707c4-708a20）：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聞如來今日當至閻浮提僧迦尸池水側，聞已，便生此念：「四部之眾、國王、大臣、國中人民，靡不往者。設我當以常法往者，此非其宜。我今當作轉輪聖王形容，往見世尊。」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還隱其形，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具足。所謂七寶者，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玉女寶、典兵寶、典藏寶，是謂七寶。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在羅閱城者闍崛山中，在一山側縫衣裳。是時，須菩提聞世尊今日當來至閻浮里地，四部之眾靡不見者，我今者宜可時往問訊禮拜如來。爾時，尊者須菩提便捨縫衣之業，從坐起，右脚著地。是時，彼復作是念：「此如來形，何者是世尊？為是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乎？往見者復是地、水、火、風種乎？一切諸法皆悉空寂，無造、無作，如世尊所說偈言：

『若欲禮佛者，及諸最勝者，陰持入諸種，皆悉觀無常。

曩昔過去佛，及以當來者，如今現在佛，此皆悉無常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，說於現在中，當觀於空法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及當來，現在及諸佛，當計於無我。』

此中無我、無命、無人、無造作，亦無形容，有教、有授者，諸法皆悉空寂。何者是我？我者無主。我今歸命真法之聚。」爾時，尊者須菩提還坐縫衣。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導從至世尊所。是時，五國王遙見轉輪聖王來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自相謂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世間出二珍寶，如來、轉輪聖王。」

爾時，世尊將數萬天人從須彌山頂來，至池水側。是時，世尊舉足蹈地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變震動。是時，化轉輪聖王漸漸至世尊所，諸小國王及人民之類各各避之。是時，化聖王覺知以近世尊，還復本形，作比丘尼禮世尊足。五王見已，各自稱怨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極有所失，我等先應見如來，然今此比丘尼先見之。」

是時，比丘尼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禮最勝尊，今日先得覲省，我優鉢花色比丘尼是如來弟子。」

爾時，世尊與彼比丘尼而說偈言：

「善業以先禮，最初無過者，空無解脫門，此是禮佛義。」

為佛陀的一面。

二、佛陀的生命——慧命——僧團（和合眾）

（一）佛陀的慧命，是佛陀生命的另一側面；佛陀的存在，存在於佛教大眾的集團中，有僧就有佛。經上說：「解脫戒經，是汝大師」²⁴。又說：「能供養僧，則供養我已」。這是佛陀的慧命，是佛陀生命的另一側面。

佛陀的存在，存在於佛教大眾的集團中（p.6），有僧就有佛。這點，決定了佛陀的偉大，偉大到超越我人的意想以外。緣起法性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法則，那麼我們的身心修養，自它共處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能違反這緣起法性。也就是說：世出世法不能打為兩截，要在這一貫的法則中建立。

（二）佛教的本質，是平等、自由與集團的；佛法的存在，在有無吻合佛陀本懷與法性的僧團。佛教的本質，是平等而非階級的，自由而非壓制的，集團而非個人的。從佛陀的本質——正覺緣起的内容中，展為活躍無限止的生命，都表顯在僧團，因僧團的存在而存在。僧團的組織，可說是法性具體的顯現。

因此，佛法的存在，並不以殿宇、塑像、經典來決定，在有無吻合佛陀本懷與法性的僧團。「佛法弘揚本在僧」的僧，不是偉大的個人，是一個推動佛教的和樂共存的自由集團，不是深山中一個一個的隱者。那家庭化、商業化的，更是「出佛身血」，與佛無緣。

三、小結：緣起性，是佛陀的法身；和合眾，是佛陀的慧命

緣起性，是佛陀的法身；和合眾，是佛陀的慧命。在佛陀之所以為佛陀中，佛弟子的

若欲禮佛者，當來及過去，當觀空無法，此名禮佛義。」

(2)《大智度論》卷11〈1 序品〉(大正25, 137a1-21):

是須菩提好行空三昧，如佛在忉利天，夏安居受歲已，還下閻浮提。

爾時，須菩提於石窟中住，自思惟：「佛從忉利天來下，我當至佛所耶？不至佛所耶？」

又念言：「佛常說：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，則為見佛中最。」

是時，以佛從忉利天下故，閻浮提中四部眾集，諸天見人，人亦見天。座中有佛，及轉輪聖王、諸天大眾，眾會莊嚴，先未曾有！

須菩提心念：「今此大眾，雖復殊特，勢不久停，磨滅之法，皆歸無常。」因此無常觀之初門，悉知諸法空無有實；作是觀時，即得道證。

爾時，一切眾人皆欲求先見佛，禮敬供養。有華色比丘尼，欲除女名之惡，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，眾人見之，皆避坐起去。化王到佛所已，還復本身，為比丘尼最初禮佛。是時，佛告比丘尼：「非汝初禮，須菩提最初禮我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觀諸法空，是為見佛法身，得真供養，供養中最，非以致敬生身為供養也。」以是故言須菩提常行空三昧，與般若波羅蜜空相應。以是故佛命令說般若波羅蜜。

²⁴(1)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：「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，度阿若憍陳如，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，所應度者皆已度訖，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。是時中夜寂然無聲，為諸弟子略說法要：『汝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。如闇遇明、貧人得寶，當知此則是汝大師，若我住世無異此也。』」(大正12, 1110c17-22)

(2)《大般涅槃經後分》卷1〈1 遺教品〉：「阿難！如汝所問，佛去世後，以何為師者？阿難！尸波羅蜜戒是汝大師，依之修行，能得出世甚深定慧。」(大正12, 901b27-29)

(3)澄觀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17：「從今日後，解脫戒律經，是汝大師。如解脫戒經說，身口意業，應如是行。」(大正36, 129a29-b2)

整個身心，成為佛陀之一體。

參、釋尊的故國之思 (p.7)

(壹) 釋尊反對侵略與戰爭

釋尊是一位國際主義者，對軍閥的爭霸戰，根本不表同情。「戰勝增怨敵，戰敗臥不安，勝敗兩俱捨，臥覺寂靜樂」²⁵，這是佛陀對侵略者著名的教訓。假使就此說佛陀漠視國家民族的被征服、被奴役、被殘殺，那是非常錯誤的，這可以從釋尊出家與國家的關係說起。

(貳) 釋尊祖國的處境，也是導致釋尊出家的動機之一

釋尊的祖國迦毘羅，如何富庶、如何強盛，在佛教的傳記中，顯然是誇大的。事實上，當時的迦毘羅，早已淪為波斯匿王的憍薩羅國的附庸。有一回，波斯匿王向迦毘羅的釋族索婚。大家雖覺得他非我族類，但又不敢得罪他；結果，喬裝一個婢女，冒充釋女去下嫁。²⁶我們只要想到齊景公的遣女入吳，漢唐的宗女和番，就可想見當時的情勢了。

那時的印度，是憍薩羅與摩竭陀爭霸的時代。地勢狹小而偏於北部的迦毘羅，在這兩大軍閥的爭霸戰中，處境的困難，是可想而知。同時，釋族本身又是那樣的僑逸而沒有自信，看他們在琉璃王兵臨城下的時候 (p.8)，主戰派最先受了制裁。還是和呢？守呢？經過一番辯論，終於開門迎敵²⁷，甘受敵人殘酷的屠戮。這樣的時代，這樣的國家，未嘗不是釋尊擺脫了而別圖解救的一個主要動機。

(參) 釋尊在倡導佛教的解脫論中，沒有忽略世間；正確的出世觀，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

在釋尊悲憫眾生如一子的心境上，因種族的歧視，互相侵奪而陷國計民生於悲慘的境遇者，又不止一個迦毘羅，不止迦毘羅需要正義的救濟吧！這使釋尊痛心眾生的自相殘殺，而有別闢坦途的必要了！

因此，釋尊在倡導佛教的解脫論中，沒有忽略世間，這是對的。正確的出世觀，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。

釋尊倡導種族平等論，以消泯²⁸種族間的歧視、對立，與非法的壓迫。抨擊侵略者的殘殺，而鼓吹無諍的和合。

在另一方面，組織起大智大悲的自由集團，也就是社會性的自由族。和平共存的思想，多少給予當時紛爭的印度以有效的救濟。

(肆) 毘琉璃王欲滅釋種，釋尊坐於枯樹下，乃倫理實踐的表現——不忘國族與人間

這一切活動，是從倫理實踐的宗教出發，但他沒有忽略人間，更沒有忘記祖國。當毘琉璃進軍迦毘羅的消息，傳到這個為解脫的自由集團——釋沙門團的時候，提議給予

²⁵ 《雜阿含經》卷 46 (1236 經)：「戰勝增怨敵，敗苦臥不安，勝敗二俱捨，臥覺寂靜樂。」(大正 2，338c18-19)

²⁶ 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6 (34 等見品) (大正 2，690a13-693c9)。

²⁷ 迎敵：迎戰敵人。(《漢語大詞典(十)》，p.750)

²⁸ 泯(冂一ㄣˇ)：消滅，消失，消除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五)》，p.1110)

迦毘羅以實力的援助者，在傳記上看來，是大有有人在。雖然受了苦行厭離的時 (p.9) 代思潮的限制，不能實現有力的援助，但釋尊到底以大慈無畏的精神，在毘琉璃王的大軍前出現。

事實是這樣：在毘琉璃王軍隊通過的大路邊，釋尊安閑的坐在一株沒有枝葉蔭蔽的舍夷樹下。琉璃王聽說釋尊在此，便過來禮拜問訊。他不理解釋尊獨坐枯樹下的用意，覺得有些希奇。釋尊對他說：我現在是沒有蔭蔽的人了！琉璃王聽到「親族之蔭，勝餘人也」²⁹的慈訓，大大感動，吩咐還軍。傳說在釋種被滅的時期，釋尊頭痛了多日，這是怎樣象徵釋尊的內心！在佛在人間的見地去考察，釋尊雖然出家，他沒有忘卻國族，那一縷³⁰故國之思，依然是活躍著。

〔伍〕從釋尊的身教展現出即使是信佛出家，仍應關切其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與生存

釋尊怎樣在指導人間的佛弟子，應該怎樣關切他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與生存。那些以為信佛出家，就可以不再聞問國家民族的存亡者，不論他如何談修說證，無疑是我佛的叛徒！

肆、出家更接近了人間

〔壹〕從兩點來理解釋尊的出家，並非消極與厭離人間

一、從《佛傳》看釋尊出家的主要動機：不忍眾生苦

釋尊的出家，不但常被外人，就是小乘學者，也常誤會他是消極厭離。其實 (p.10)，釋尊出家的主要動機，是不忍人世殘酷的慘殺，不忍貧農的胼³¹手胝足³²而不得溫飽；這在《佛本行經》太子觀耕（釋尊最初發心）的故事³³中，可以明白看出。

²⁹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6 〈34 等見品〉（大正 2，691a14-22）：

爾時，世尊聞此語已，即以神足，往在道側，在一樹下坐。時，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，即下車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爾時，流離王白世尊言：「更有好樹，不在彼坐，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樹下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親族之蔭，勝外人也。」

是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「親族之蔭涼，釋種出於佛，盡是我枝葉，故坐斯樹下。」

³⁰ 縷（ㄌㄨˇ）：量詞。多用於細而長的事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，p.979）

³¹ 胼（ㄅㄧㄢˊ）：手掌或腳底所生的老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256）

³² （1）胝（ㄓ）：皮厚成繭，手腳掌上的繭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235）

（2）胼手胝足：手掌和腳底都磨起了老繭。形容極其辛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256）

³³ （1）《佛本行經》卷 2 〈10 閻浮提樹蔭品〉：「菩薩於是時，心懷慘然還；……時見農田夫，興功耕犁作。踐截蠕動蟲，即起悲痛心；如親傷赤子，愴然而長歎。」（大正 4，66a15-20）

（2）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12 〈12 遊戲觀矚品〉（大正 3，705c20-706a10）：

復有一時，其淨飯王，共多釋種諸童子輩，并將太子，出外野遊，觀看田種。時彼地內所有作人，赤體辛勤而事耕墾，以牛縻繫，彼犁[輻-田+岡]端，牛若行遲時時搖掣，日長天熱，喘汗流，人牛並皆困乏飢渴。又復身體羸瘦連骸，而彼犁傷土墾之下，皆有虫出。人犁過後，時諸鳥雀，競飛下來，食此虫豸。

太子觀茲犁牛疲頓，兼被鞭撻，犁[輻-田+岡]研頷，鞅繩勒咽，血出下流，傷破皮肉。復見犁人，被日炙背，裸露赤體，塵土塗身，鳥雀飛來，爭拾蟲食。

太子見已，起大憂愁。譬如有人見家親族被繫縛時，生大憂愁，太子憐愍彼諸眾等，亦復如是。見是事已，起大慈悲，即從馬王捷陟上下，下已安庠經行，思念諸眾生等，有如是事，即復唱言：「嗚呼嗚呼！世間眾生，極受諸苦，所謂生老及以病死，兼復受於種

二、釋尊從緣起正法，勘破「愛取」的人間實際性

從釋尊倡導的緣起正法來看，也明白如繪。

(一) 八苦是世間的苦痛與缺陷

「老病死憂悲苦惱」與「生」，就是八苦。這不但是「老死」，那人與人間、人與自然間種種的苦痛與缺陷，都是佛教的觀察對象。

(二) 解決苦痛的方法，必須從苦痛的原因——「愛取」下手

要給予這人生的缺陷以適當的解決，非解決這苦痛的原因——「愛取」不可。**愛**是生命的貪戀與世間所有物的繫著；**取**是內依自我愛欲的發展而為一切的追求，企圖滿足一人一家一國的爭奪。經上說到愛取，說人類因愛取而追求。

如求之不得，那就否認懷疑人類努力工作的價值，而走上**尊祐論**³⁴（上帝的恩賜或天意）、**無因論**、**宿命論**。

一朝求得，又要藏蓄守護。假如得而復失，那種悲哀，像熱沙上的魚一樣。因人類愛欲的自私，父母兒女兄弟，都在互相爭鬥，互相誹毀譏嫌。這種情勢的擴大，就是民族國家間的侵奪；因此而死傷或被掠者的苦痛，實在不堪設想。這樣看來，佛教所說的苦，不單是「老死」，**苦痛的解決，在勘破自我的愛取，在改變我們身心的行為。**

(三) 世間的改善與淨化，決不障礙出世的解脫，反而是接近

相對的改善，就是世間的救濟；根（p.11）本的解決，就是出世。

世間與出世間，並非敵對相反（不善世間是相反的）。世間的改善與淨化，決不障礙出世的解脫，反而是接近。

一分學者，著重在瑣碎的哲理思辨，或離卻人間去出世，忽略**勘破愛取的人間實際性**。因此，也不能理解因人事的融洽而**促進身心解脫**的重要性；**集體生活的真義**，也受到漠視。

(貳) 釋尊的出家，才真正地走入人間

釋尊是迦毘羅的王子，陷在五欲享受的重圍中，這不是尊榮幸福。在釋尊悲智的意境上，這是人生的大不幸，是悲哀。**他離開王宮，完成最高的犧牲——棄世，才真正的走入人間。**自然屬於自然，一切還於一切；在自我私有的佔領形態下，能有圓滿的真理與自由嗎？

這種精神，貫串在一切中。在釋尊教化弟子的時代，雖受著弟子的推尊敬禮，但釋尊

種苦惱，展轉其中，不能得離。云何不求捨是諸苦？云何不求厭苦寂智？云何不念免脫生老病死苦因？我今於何得空閑處，思惟如是諸苦惱事？」

³⁴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(p.139-p.140):「尊祐論，這是將人生的一切遭遇，都歸結到神的意旨中。以為世間的一切，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奈何的，要上帝或梵天，才有這種力量，創造而安排世間的一切。對於這種尊祐論，佛法是徹底否定，毫不猶疑。因為世間的一切，有好的也有壞的，如完全出於神的意旨，即等於否定人生，這實是莫大的錯誤！不自己努力，單是在神前禱告，或是許願，要想達到目的，必然是不可能的。佛法否認決定一切運命的主宰，人世的好壞，不是外來的，須由自己與大家來決定。」

卻這樣說：「我不攝受眾」³⁵。不願以統攝者自居，是佛陀正覺緣起正法完滿的實踐。他服事病比丘洗滌³⁶；給盲比丘衽³⁷針³⁸；向小比丘懺摩³⁹（意思說請你容恕我）。他不

³⁵ 《長阿含經》卷2〈2 遊行經〉（大正1，15a26-b1）：

佛告阿難：「眾僧於我有所須耶？若有自言：『我持眾僧，我攝眾僧。』斯人於眾應有教命，如來不言：『我持於眾，我攝於眾。』豈當於眾有教令乎？」

³⁶ (1) 《法句譬喻經》卷2〈18 刀仗品〉（大正4，591b9-c16）：

昔有一國名曰賢提，時有長老比丘，長病委頓羸瘦垢穢，在賢提精舍中臥，無瞻視者。佛將五百比丘往至其所，使諸比丘傳共視之，為作糜粥，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。佛使天帝釋取湯水，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，地尋震動[火*霍]然大明，莫不驚肅。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，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：「佛為世尊，三界無比道德已備，云何屈意洗此病瘦垢穢比丘？」

佛告國王及眾會者：「如來所以出現於世，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。供養病瘦沙門道士及諸貧窮孤獨老人，其福無量、所願如意，譬五河流福來如是，功德漸滿會當得道。」

王白佛言：「今此比丘宿有何罪，困病積年療治不差？」

佛告王曰：「往昔有王名曰惡行，治政嚴暴，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。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熱，若欲鞭人責其價數，得物鞭輕不得鞭重，舉國患之。有一賢者為人所誣，應當得鞭，報五百言：『吾是佛弟子，素無罪過，為人所枉，願小垂恕。』五百聞是佛弟子，輕手過鞭無著身者。五百壽終墮地獄中，考掠萬毒罪滅復出，墮畜生中恒被撻杖五百餘世，罪畢為人，常嬰重病痛不離身。爾時國王者，今調達是也；時五百者，今此病比丘是也；時賢者者，吾身是也。吾以前世為其所恕鞭不著身，是故世尊躬為洗之。人作善惡殃福隨身，雖更生死不可得免。」

……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，自知本行，剋心自責，即於佛前所患除愈，身安意定即得羅漢道。賢提國王歡喜信解，尋受五戒為清信士，沒命奉行，得須陀洹道。

(2) 《大智度論》卷8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119c16-120a5）：

佛在舍婆提國，有一居士請佛及僧於舍飯食，佛住精舍迎食有五因緣：一者、欲入定，二者、欲為諸天說法，三者、欲遊行觀諸比丘房，四者、看諸病比丘，五者、若未結戒欲為諸比丘結戒。

是時佛手持戶排，入諸比丘房，見一比丘病苦，無人瞻視，臥大小便，不能起居。

佛問比丘：「汝何所苦？獨無人看！」

比丘答言：「大德！我性懶，他人有病，初不看視；是故我病，他亦不看！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當看汝。」

時釋提婆那民盥水，佛以手摩其身；摩其身時，一切苦痛即皆除愈，身心安隱。是時，世尊安徐扶此病比丘起，將出房澡洗著衣，安徐將入，更與敷禪令坐。

佛語病比丘：「汝久來不勤求未得事令得，未到[時>事]令到，未識事令識，受諸苦患，如是方當更有大苦！」

比丘聞已，心自思念：「佛恩無量，神力無數，以手摩我苦痛即除，身心快樂！」

以是故，佛以神力令病者得愈。

³⁷ 衽（㇇㇇）：衽的異體字。扣合、整理。

（《教育部異體字字典》，<http://140.111.1.40/yitib/frb/frb04467.htm>）

³⁸ 《大智度論》卷10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129a4-21）：

佛從無量阿僧祇劫中修諸功德，常行諸善，不但求報，敬功德故而作供養。

如佛在時，有一盲比丘，眼無所見而以手縫衣，時針絛脫，便言：「誰愛福德？為我絛針！」

是時佛到其所，語比丘：「我是愛福德人，為汝絛針來！」

是比丘識佛聲，疾起著衣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佛功德已滿，云何言愛福德？」

佛報言：「我雖功德已滿，我深知功德恩、功德果報、功德力，令我於一切眾生中得最第一。由此功德，是故我愛。」

佛為此比丘讚功德已，次為隨意說法。是比丘得法眼淨，肉眼更明。

再單是王公宰官與政客學者的朋友，他是一切人的安慰者，誠摯的勸誡教誨者。

釋尊的弟子，有王公、大臣、后妃，也有屠戶、妓女、土匪與奴隸；有讀遍四吠陀與
十八大經的名學者，也有三個月讀 (p.12) 不熟一偈的馱子⁴⁰；有威儀庠序⁴¹的耆年大

復次，佛雖功德已滿，更無所須，為教化弟子故，語之言：「我尚作功德，汝云何不作？」
如伎家百歲老翁而舞，有人呵之言：「老翁年已百歲，何用是舞？」翁答：「我不須舞，但欲
教子孫故耳！」佛亦如是，功德雖滿，為教弟子作功德故，而作供養。」

³⁹ (1) 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 45 (1212 經) (大正 2, 330a8-26)：

爾時，世尊臨十五日月食受時，於大眾前敷座而坐，坐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我為婆羅門，得
般涅槃，持後邊身，為大醫師，拔諸劍刺。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此後邊身，無上
醫師，能拔劍刺。汝等為子，從我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，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若身、
若口、若心有可嫌責事。」

爾時，尊者舍利弗在眾會中，從座起，整衣服，為佛作禮，合掌白佛：「世尊向者作如是
言：『我為婆羅門，得般涅槃，持最後身，無上大醫，能拔劍刺。汝為我子，從佛口生，
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。諸比丘！當懷受我，莫令我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。』我等不見世
尊身、口、心有可嫌責事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不調伏者能令調伏，不寂靜者能令寂靜，不
蘇息者能令蘇息，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。如來知道，如來說道，如來向道，然後聲聞
成就，隨道、宗道，奉受師教，如其教授，正向欣樂真如善法。」

(2) 另參見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 12 (228 經) (大正 2, 457a29-c28)。

⁴⁰ 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1 (20 善知識品) (大正 2, 601a22-c1)：

爾時，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曰：「若不能持戒者，還作白衣。」是時，朱利槃特聞此語已，
便詣祇洹精舍門外立而墮淚。

爾時，世尊以天眼清淨，觀是朱利槃特比丘在門外立，而悲泣不能自勝。時，世尊從靜室起，
如似經行至祇洹精舍門外，告朱利槃特曰：「比丘！何故在此悲泣？」

朱利槃特報曰：「世尊！兄見驅逐：『若不能持戒者，還作白衣，不須住此。』是故悲泣耳。」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勿懷畏怖，我成無上等正覺，不由卿兄槃特得道。」

爾時，世尊手執朱利槃特詣靜室教使就坐，世尊復教使執掃箒*：「汝誦此字，為字何等？」
是時，朱利槃特誦得掃，復忘箒；若誦得箒，復忘掃。

爾時，尊者朱利槃特誦此掃箒乃經數日。然此掃箒復名除垢，朱利槃特復作是念：「何者是除？
何者是垢？垢者灰土瓦石，除者清淨也。」復作是念：「世尊何故以此教悔我？我今當思惟此
義。」以思惟此義，復作是念：「今我身上亦有塵垢，我自作喻，何者是除？何者是垢？」彼
復作是念：「縛結是垢，智慧是除，我今可以智慧之箒掃此結縛。」

爾時，尊者朱利槃特思惟五盛陰成者、敗者：所謂此色、色習、色滅，是謂痛、想、行、識，
成者、敗者。爾時，思惟此五盛陰已，欲漏心得解脫，有漏心、無明漏心得解脫。已得解脫，
便得解脫智；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胎有，如實知之。尊者朱利槃特便
成阿羅漢。已成阿羅漢，即從坐起，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白世尊曰：「今已有智，
今已有慧，今已解掃箒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云何解之？」

朱利槃特報曰：「除者謂之慧，垢者謂之結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！比丘！如汝所言，除者是慧，垢者是結。」

爾時，尊者朱利槃特向世尊而說此偈：「今誦此已足，如尊之所說；智慧能除結，不由其餘行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比丘！如汝所言，以智慧，非由其餘。」

爾時，尊者聞世尊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※ [打-丁+彗]=箒【宋】*【元】*【明】*。(大正 2, 601d, n.9)

案：大正藏原作[打-丁+彗]，今依本等作「箒」。

箒 (厂乂ㄨ)：掃帚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八))，p.1235)

⁴¹ 庠 (丁一ㄨ) 序：安詳肅穆。庠，通“詳”。安詳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三))，p.1230)

德，也有嬉笑跳躍的童子。

他的足跡踏遍了恆河兩岸，你說他出家是消極，棄離人間嗎？

釋尊為了真理與自由，忍受一切衣食上的淡泊，但他以法悅心，怡然自得。

他受著教敵的毀謗、毒害，但他還是那樣慈悲無畏，到底在恬靜中勝過了一切。

在入滅的時候，他還在教化須跋陀羅⁴²，諄諄的教誨他的弟子。

他為著什麼？拋棄了人間嗎？比那些稱孤道寡⁴³的統治者，更消極嗎？一切屬於一切，唯有為眾生特別是人類的痛苦，為人類的真理與自由，為使人類向上；此外更不為自己，沒有自己。在這人類所知的歷史中，有比釋尊更在人間的嗎！

（參）為自我的解脫與真理的掘發，有割斷自我與世間愛索的必要，忘世才真正的走入人間

「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。」⁴⁴為身不是為一人，忘世也不是隱遁山林。為身忘世間，是比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不惜破壞更為高級的。**為自我的解脫與真理的掘發，有割斷自我與世間愛索的必要。**這樣的為身才能為大眾，忘世才真正的走入人間。

伍、佛從人間被升到天上 (p.13)

（壹）釋尊無意將自己提高到一切之上，但聲聞弟子認為佛非常崇高偉大而感到自己的渺小

釋尊是一位慈和誠摯的教師，他稱呼那斷惑清淨的比丘與自己一樣是阿羅漢，何嘗有意把自己提高到一切之上。

但在釋尊大悲大智大精進的偉大活動中，事實上超過了一切。偉大高潔的德性，深邃的智慧，因定慧而獲得超越的能力，特別在溯述過去自利利他的本生談中，露出佛陀的本來面目。這無限生命的偉大活動，不斷的投入弟子的心目中，使聲聞弟子不能不

⁴² 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 35 (979 經) (大正 2, 253c24-254c1),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3 (大正 1, 203b24-204b26)。

⁴³ 稱孤道寡：謂以帝王自居。(《漢語大詞典(八)》，p.114)

⁴⁴ 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1 (38 力品) (大正 2, 722b25-c19)：

……是時，城中人民各辦戰具，著鎧持杖，往至父王所，白父王曰：「欲求二願，唯見聽許。」王報之曰：「何等二願？」人民白王：「王欲存者當殺清淨太子；子欲存者今當殺王。我等不堪任承事清淨太子辱國常法。」

是時，父王便說此偈：「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。」

是時，父王說此偈已，告人民曰：「今正是時，隨汝等意。」

是時，諸人將清淨太子取兩手縛之，將詣城外，各相謂言：「我等咸共以瓦石打殺，何須一人殺乎？」

是時，清淨太子臨欲死時，而作是說：「又作誓願，諸人民取吾枉殺，然父王自與我願，我今受死亦不敢辭。使我將來之世，當報此怨。又使值真人羅漢，速得解脫。」是時，人民取太子殺已，各自散去。

「諸比丘！莫作是觀，爾時大果王者，豈異人乎？今驚掘魔師是也。爾時婬女者，今師婦是也。爾時人民者，今八萬人民死者是也。爾時清淨太子，今驚掘魔比丘是也。臨欲死時作是誓願，今還報怨無免手^{*}者。緣此因緣，殺害無限，後作誓願，願欲值佛，今得解脫，成阿羅漢。此是其義，當念奉行。」

※手=乎【聖】。(大正 2, 722d, n.30)

案：印順導師此處欲表達的意思與《增壹阿含經》原意有些出入。

承認佛陀的崇高偉大，而意識到自己的渺小。釋尊之所以被稱「十力大師」⁴⁵，與聲聞弟子是有所不同的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弟子心目中的佛陀，是有著不同觀感的。

（貳）不同的佛陀觀

一、佛在人間，即人成佛

在佛教中，有不同的佛陀觀，但正確的佛陀觀，到底是佛在人間，即人成佛。「如來在世間，不言有與無；如來涅槃後，不言有與無」⁴⁶。凡真能獲得正見者，接觸到佛陀的生命者，必然有深刻正確的體認，而離卻俗見與擬想⁴⁷。

二、不正確的佛陀觀

（一）庸俗者誤以為佛陀的飢渴寒熱，與自己一樣

但庸俗者，忘卻了「佛身無漏」，以為佛陀的飢渴寒熱，與自己一樣。

（二）苦行厭離者誤以為佛陀的入滅，是灰身泯智

佛陀的偉大在功德（p.14），但又遺忘了舍利弗「五分法身不滅」⁴⁸的明訓，因此說「功德滿三界，無常風所壞」⁴⁹。以為佛陀的入滅，是灰身泯智的。這樣的佛陀觀，是照著苦行厭離者自己的想像而複寫的，正確的佛陀觀並不如此。⁵⁰

⁴⁵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1〈1序品〉：「佛世尊欲令眾生歡喜故，說是《般若波羅蜜經》言：『汝等應生大喜！何以故？一切眾生入邪見網，為異學惡師所惑，我於一切惡師邪網中得出。十力大師，難可值見，汝今已遇，我隨時開發三十七品等諸深法藏，恣汝採取。』」（大正25，58b28-c4）

（2）如來十力：一、知是處非處智力，二、知業報智力，三、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，四、知眾生上下根智力，五、知眾生種種欲智力，六、知性智力，七、知一切至處道智力，八、宿命智力，九、死生智力，十、漏盡智力。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24（大正25，235c22-241b15）

⁴⁶《中論》卷4〈25觀涅槃品〉：「如來滅度後，不言有與無，亦不言有無，非有及非無。如來現在時，不言有與無，亦不言有無，非有及非無。」（大正30，35c23-26）

⁴⁷擬想：猶設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938）

⁴⁸（1）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24（638經）（大正2，176b28-177a14）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8〈26四意斷品〉（大正2，640a8-641a26），SN47相應：13經（SN vol.V, p.162）。

（2）《賢愚經》卷6〈30月光王頭施品〉（大正4，388b1-9）：

火滅之後，沙彌均提收師舍利盛著鉢中，攝其三衣，擔至佛所，為佛作禮，長跪白佛：「我和上舍利弗，已般涅槃，此是舍利此是衣鉢。」

時賢者阿難，聞說是語，悲悼憤悶，益增感切，而白佛言：「今此尊者，法大將軍，已取涅槃，我何憑怙？」

佛告之曰：「此舍利弗，雖復滅度，其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，如是法身，亦不滅也。」

⁴⁹《大智度論》卷2〈1序品〉（大正25，69b25-27）：

爾時，長老阿泥盧豆說偈言：「咄世間無常！如水月芭蕉，功德滿三界，無常風所壞！」

⁵⁰參見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（p.313-p.316）：

如來涅槃以後，如來到底是怎麼樣的存在？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。如說如來涅槃以後，還是生前一樣的存在，這便成了常見；若說如來涅槃後，什麼也沒有，這就成了斷見。這本是十四不可記中，不作答覆的問題。但為了眾生的信受，也就不能不說明這一問題。在小乘學派中，約有三派解說不同：

一、依有部與經部說：如來涅槃後是灰身泯智的。涅槃是解脫了生死輪迴的苦痛，而不再受生的，不再起此身心作用。如將樹根截斷，從此再也不會發芽生葉。如來證入涅槃，減去有漏的身相，當然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存在了。依他們說，智慧是身心和合而發生的，身

三、正確的佛陀觀：無生法忍菩薩煩惱已盡，雖然隨機益物，但成佛還是在人間

從本生談的啟示中，佛陀的因地，修行菩薩道的菩薩，並不與俗見者所見一致。菩薩早已斷了煩惱，具有超越聲聞弟子的能力。所以正確的佛陀觀，是證無生法忍菩薩，斷煩惱已盡；成佛斷習。這無生法忍菩薩，雖然隨機益物，但成佛還是在人間。

「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。《阿含經》如此說，初期大乘經也如此說。正確的佛陀觀，是不能離卻這原則的。

四、有人誤以為證無生法忍的菩薩就是成佛

但中與正是難得把握的，或者又開始擬想：證無生法忍的菩薩，就是成佛。

五、有人認為釋尊早已成佛，天上成佛是真實的，在人間成佛是示現的

有的以為不然，釋尊是成佛久矣，現在不過是示現。

「如來壽量無邊際」的見解，小乘部派中早已存在。⁵¹

心既然沒有了，智慧當然也是泯滅不起了的。但這不是否定了如來證入涅槃，執著什麼都沒有，而是說涅槃無為是不可思議不可分別的，不能說它有這樣那樣的。在聖典中，有很多經論，對如來的涅槃，作這一意義的解說。不過這一解說，是不容易為一般世俗知見所信受的。

二、依上座部說：如來涅槃後是灰身而不泯智的。如來涅槃後的身相，雖然沒有了，但如來的功德智慧，是經多劫而修成的，不能說與身相也同樣的泯沒了，如來的智慧德，證入涅槃，是存在的。這說明了如來涅槃後，沒有身相的物質作用，而如來的無漏心力依然是存在的。這雖然存在，但對於有漏三界，似不再起作用，也不再來人間度生，祇是自己圓成了究竟的功德。

三、依大眾部說：如來的壽命、身相、神通威力，都是無量無邊遍一切處的。釋尊的雙樹入涅槃，祇是捨棄了人間的應化身，如來的真身，是永恆常在莊嚴圓滿的。這種說法，與大乘經的思想，非常一致。

大乘經，特別是開示如來真常不變的經典，針對如來涅槃無色的見解，而一再說到有色。如來涅槃的相好莊嚴，屬於清淨的微細的物質，不同於一般的有漏色相。如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解脫色是佛，非色是二乘」。這說明大乘涅槃，不同於小乘涅槃的灰身。小乘是以涅槃為無色（無智）的。《大涅槃經》也說：「捨無常色，獲得常色」。如來雖然捨棄了五蘊假合的無常之身，而獲得了常住不變的清淨色身。這在真常妙有的大乘經中，處處都如此說。現在進而要論究的，如來的身相，何以會遍一切處？佛壽何以是無量的？這便要結歸到「如」與「如來」的意義上來。如來所證悟的法性即是如，如如不動，無二無別；在契證如如中，可說都不離真如法性之中，而為真如法性所統一。這樣，菩提從過去到未來，也是永恆不變的，是超越三世時空的。超越時間性，也就是豎窮三世；超越空間性，也就是橫遍十方。如來是如如的證悟者，為真如法性的體現者；與法性為平等無差別的，沒有大小、多少、先後、長短的差異，因此如來的神通威力、壽命、色相、智慧，遍一切時，遍一切處，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。龍樹曾說：如布施是有為的，有窮盡的，無論布施多大，布施的福德受完了，一切功德也就盡了；因為有為是有生滅變化的，終歸滅盡的。如布施能與般若相應，則布施的功德也就成為無盡。般若是證悟真如法性的，與法性相應，無量無邊；與般若實相相應的布施功德，也就無量無盡。這如我們收藏東西，時間久了就會壞，如將東西放在不壞的金剛器具裡，即使經歷多久，也就不會朽壞了。真如法性是遍一切處的，證悟真如法性後的如來，也遍一切處。從證說，真是無時間性的，也是無空間性的。因此，如來常住不變，遍滿一切。約這一意義說，所以一、否定小乘的灰身泯智，以及無身而有智的解說，而肯定如來是有色有智的。二、佛身是無窮無盡，常住不變。

⁵¹《異部宗輪論》：「此中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諸佛世尊皆是出世，一切如來無有漏法，諸如來語皆轉法輪，佛以一音說一切法，世尊所說無不如義，如來色身實無邊際，如來威力亦無邊際，諸佛壽量亦無邊際。」（大正 49，15b25-c1）

早已成佛的佛陀，在何處成佛？

在人間，這似乎太平凡。那麼在天上，在天上身相圓滿廣大的最高處——摩醯首羅天上成佛。天上成佛是真實的，人間成佛是示現的。

起初，天上佛與人間佛的關係，還看作如月與水中的月影。

再進一步，在人間成佛的釋尊，修行六年，不得成佛（p.15），於是非向摩醯首羅天上的佛陀請教不可。在佛陀的本教中，釋尊是人天教師，現在是轉向天上請教了。⁵²

六、印順導師對「天上成佛」之想法感到憂心

這一思想的反流，我領略到異樣的滋味。

（參）遠離擬想，確立人間正見的佛陀觀；遠離俗見，把握出世正見的佛陀觀

佛陀「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」，何必執著？

是的，不過我們現在人間，我們得認識人間的佛陀。

佛陀是人間的，我們要**遠離擬想**，理解佛在人間的確實性，**確立起人間正見的佛陀觀**。佛是即人而成佛的，所以要**遠離俗見**，要探索佛陀的佛格，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，也就是**把握出世（不是天上）正見的佛陀觀**。

這兩者的融然無礙，是佛陀觀的真相。

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，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，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，那麼**人間成佛與天上成佛**，就是明顯的分界線。**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**。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⁵³兩可的餘地。請熟誦佛陀的聖教，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：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！

⁵² 參見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.471-p.472）：

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 7 說：「色界究竟天，離欲得菩提。」（大正 16，638a）

《華嚴經》卷 27 說：第十地——受灌頂成佛的菩薩，「住是地，多作摩醯首羅天王。」（大正 9，574c）

《十地經論》卷 1 說：「現報利益，受佛位故。後報利益，摩醯首羅智處生故。」（大正 26，125c）

摩醯首羅，是「大自在」的意義。雖然《入大乘論》卷下說：「是淨居自在，非世間自在。」（大正 32，46b）但十地菩薩生於色究竟天上，摩醯首羅智處（如兜率天上別有兜率淨土），然後究竟成佛，「最後生處」到底與摩醯首羅天相當，這是色相最究竟圓滿的地方。在這裡究竟成佛，人間成佛的意義消失了！

⁵³ 模稜（ㄉㄨㄥˊ）：亦作“模稜”。喻遇事不置可否，態度含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1209）